

曼我的 达的林

my
darling

暖
冬
心

墨宝非宝

（著）



他是
迷倒万千的偶像
有段
不为人知的初恋

当年太严肃不风趣 / 被青梅竹马的她 / 拒之门外



我初初见你
人群中
独自美丽

我的 曼达林

墨宝非宝 / 著

攀上顶峰，
看到的才叫风景；
等到最爱，
得到的才叫爱情。

/

Only after climbing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,
can you see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the peak.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曼达林 / 墨宝非宝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349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5386号

书 名 我的曼达林

作 者 墨宝非宝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丐小亥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柒柒若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73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,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349-2

定 价 32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林

达

曼

的

我

♥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六章 ♥ 爱情

♥ 124

第五章 ♥ 陈年老醋

♥ 091

第四章 ♥ 每一秒的等待

♥ 071

第三章 ♥ 你共我

♥ 043

第二章 ♥ 我的小女孩

♥ 020

第一章 ♥ 不为人知的小初恋

♥ 005

楔子

♥ 001

第七章 ♡ 那双眼动人 ♡ 150

第八章 ♡ 笑声更迷人 ♡ 183

尾 声 ♡ 我初初见你 ♡ 222



番 外 ♡ 233

作者后记: 还记得年少的梦吗? ♡ 239

编辑后记: 我初初见你, 人群中独自美丽。 ♡ 242



楔

子



my daring



.

.



“听说你和童菲有工作室了？”电话那边的人惊讶地问她。

“现在是个艺人就有工作室，编剧也有，导演也有。没那么高大上，就是开发票有个抬头。”初见看着面前的显示屏，随口应对。

完了，最后五十的筹码也输了。

那边又絮叨了两句，电话挂断后，她翻了翻背包，发现身上的港币用完了……要不要去二楼找黄牛换点钱？

身无分文的感觉好郁闷，童菲丢她在这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不换点钱继续下注，还真没事可做了。

初见还在犹豫，有个男人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

黑框眼镜，平光镜片。很年轻，穿着深灰色的休闲长裤和黑色运动鞋，纯棉的白色运动短袖，像个大学生。只是为了最佳上镜状态，轮廓很鲜明，略显清瘦。

检边林？初见有些惊讶，她用手背挡住脸，偷瞄了瞄四周，轻声问他：“你不怕被人拍到啊？”他没说话，将手里的帽子转了半圈，戴上，帽檐遮住了半张脸。

“有港币吗？”初见第二句就直奔主题。他仍旧没出声，从长裤口袋里摸出钱包，前后翻翻也就两千港币。

“这赌场好奇怪，明明是在澳门，机器却只收港币。”

初见嘟囔着，接过两张港币，依次塞进机器后，将椅子转了半圈，偏头去看身边这个年轻的男人。

嗯……有点渴。

可让他这么跨越半个赌场去拿饮料，也不太现实。

两人身后是数不清的老虎机，还有远处几百张赌桌，吵得很。

初见不得不凑近他说话：“你坐在这里帮我看着台子，千万别被人拍到。我有点渴，去要两杯奶茶。”

他微拧了眉。

初见已经离开这里，跑到场子里去讨要奶茶了。远远地，他看着那个小背影，再次按掉了裤兜里正在震动的手机，对不远处的服务生招了招手——

等初见端着两杯奶茶回来，那个位子已经空了。

“小姐，这里，先生已经为你插了会员卡。”服务生指了指屏幕。

屏幕右上方的余额还不少。因为被支援了这么一张卡，初见又在赌场里多撑了三四个小时，等回房间，早过了十二点。

她匆匆冲凉后，随手打开电视机，刚好看到反法西斯七十年大阅兵的重播。这种扬我国威的东西，当然看多少遍都不厌，她抱了个靠枕撑着下巴，准备用这个消磨时间，继续等童菲。

两分钟后，消失整晚的童菲终于良心发现，来了电话，第一句是：“你今晚无不无聊啊？”初见没来得及抱怨，童菲第二句就来了：“快，准备准备，我带了一堆人来谈工作。”

准备什么？我又不是你们圈子的人。初见腹诽。

结果夜里一点多，这里反倒比赌场还热闹。



童菲把在澳门应酬和工作的熟人都抓来了，就在这酒店房间开始了新一轮的新项目碰头，众人从项目导演谈到演员水涨船高的薪酬。

“听说检边林也在澳门？我给他经纪人发了大纲和剧本，还等着回话呢。”有人突然说。

“检边林”这名字一出现，好几个制片人都笑了。

这里可不只有一两个人给他发了本子和大纲。

可惜这位从去年开始一路走强的偶像进入了转型期，挑剔严格，今夜这房里的人就没有拿到他确切档期的。众人议论了会儿，有说他价格太贵，有说他不爱配合宣传，有说他对剧本太挑剔，等等，总之把这个当红偶像吐槽了个遍。

初见在这密集的控诉声中，闷不吭声地烧了壶热水。

其实——他性格还好了，没这么差……

童菲趁她按下水壶开关的空隙，递了个眼色过来：从你四岁起就和你住对门的这位，可真是大红特红了。

第一章



不为人知
的小初恋



静安寺附近的某条小马路上，沿街有个小院子，推开木门，沿着石子路走进去，就能看到一个小美甲店，是初见的。马路尽头的商务楼里，某一层还有个美甲培训公司，也是初见的。

这两个才是她真正的产业。

至于那个影视工作室，只是因为童菲事业受挫，在初见这里哭了大半夜，初见才决定拿出自己毕业后的所有积蓄支持这个十几年的死党，投资她开影视工作室。

但初见始终认为，自己实在和娱乐圈没什么太大关系。

他们从澳门回来，在虹桥机场分道扬镳，初见回了沿街的小美甲店。她翻了翻预约本，今天生意还不错，不过现在都晚上八点多了，只剩下最后两个差不多快做完的客人了。

没想到，刚计划着约个人去吃夜宵，检边林就来了电话，说要来这看看，也没说是什么事……

等挂了电话，初见刚反应过来，他是在上海落地的？她怎么记得童菲说过检边林是要直接回北京的？因为工作室现在和检边林公司有合作，所以童菲应该很清楚他的行踪……

难道行程有变？

一个半小时后，用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的男人低调地从石子路走进来，推开门，给了她这个确切答案：是的，他改变行程了。

门外带来冷风，她把膝盖上的毯子拉上去一些，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张小卡片：“我帮你都充上了。这卡不是你的？是你经纪人的？”他有些不太舒服地咳嗽了声。

“你要早说是别人的，我就不用了……”毕竟还是不好，她和他经纪人又不熟。

检边林微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初见把自己手边上的那杯热水给他。又咳嗽了两声，这次能听出来他患了重感冒。

“感冒了？”

她拿起杯子递给他，在他伸手接的时候，突然就收回来：“不对，这是我的杯子。等会儿，我给你找个没人用的。”

听她说完，检边林什么都没说。

初见在飞机上没吃什么，现在饿得饥肠辘辘的，本来想等他拿走会员卡就去吃夜宵。可看他一脸倦容又不敢开口催，默默地，小心翼翼地按着计算器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算账，顺便用余光偷看他，祈祷自己能早些解放。

他慢条斯理地喝了半杯热水，拿过她的账本，翻了几页：“你投资童菲的工作室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不是知道了吗？”

“投资了多少，五十万？”

两百万，把小房子卖了。

初见默默地转化为：“没多少。”

前一阵卖自己小房子的时候，她和爸妈说的是自己要扩大美甲培训事业，在广州、北京分别开三家分店，这才算是把这件事盖过去了。检边林可是和自己爸妈最熟的人，不能说漏嘴。



他原地转了圈，领导视察一样，顺便有些探究地看着那面摆了一百多个各种颜色的指甲油玻璃墙，若有所思。

她想不出他还能问什么，第三次祈祷他可以走了时，他又双手抄在自己上衣口袋里，用一种在澳门街头刚拍完警匪电影的造型姿势，告诉她：“我刚才来的路上约了童菲吃夜宵，一起吗？”

“我账还没算完，”她话说到一半，看他严肃下来，拐了个弯，“不过也好，饿死了。”算我上辈子欠你的。

这件事说起来，她真是感到莫名其妙的冤枉，两个人追溯到十几年前，是小学同学。

检边林父母离婚，他和爸爸从广州来杭州，就在她家隔壁租了个房子，于是初见的母亲大人，就没事喜欢自告奋勇地带着两个人出去玩。

一来二去，两家交情变得颇深。

某天放学后，初见趁着检边林在楼道里帮自己将自行车锁在栏杆上的那一刻，鼓起勇气对着他的背影坦白说——

“其实我真不喜欢你。”

当时检边林也就看了她一分多钟，然后拎起两个人的书包，上楼，也没表示出任何异议。

原本故事顺利发展，应该是关系变淡，然后毕业后再不联系。

但无奈两家关系太好，到现在还经常结伴出游，两个人因为一系列阴错阳差的事，就如此成了死党。可这么多年，她总有种自己当年是个负心汉，无情甩了他，略有小内疚的微妙情绪。

吃夜宵的地方是他经纪人谢斌定的，小店，熟客。

小包房，前后检查完毕，确定不会被人拍到后，几个人先后装着没事一样，钻进了店里。

初见以为童菲会跳脚，毕竟在澳门她工作太拼命了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，下了飞机脸都发灰了，发誓再也不接工作电话。

可现在，完全喜笑颜开啊，带着个刚签约的“小鲜肉”走进来，忙不迭地招呼介绍：“那位就是检老师，谢老师。”

然而，童菲和“小鲜肉”坐下，根本插不上话，因为初见正在一本正经地给谢斌讲解自己美甲事业的盈利模式。

“你不知道，你肯定猜不到，这个行业的主要营销平台在微博，”她用夹子，在铁板上翻着自己想吃的麻辣鸡胗，“那些开美甲小店的店主只要在微博上搜索，就会来找我看货，订货，下单，每个月固定有五六个上门，单子平均五万以上，我就稳赚不赔。”

谢斌表示钦佩：“也算是有自己的事业，女强人，女强人。”

检边林喝了口梅酒，放下小小的玻璃杯。

杯子里的冰块轻轻碰撞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
他的目光，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，看着她如何拿着不锈钢的小夹子，兴致勃勃地、不厌其烦地一个个翻着小小的烧烤食物。

她烤得专心致志，他看得一本正经。他其实要求不多，每次经过上海时，能见见她，看她想拒绝自己又觉得内疚的小表情，强迫她陪自己吃吃饭，说说话，这就够了。

初见还想继续谈她的生意经，被童菲在桌下用脚踩住，她马上识趣地住口，指向那个“小鲜肉”：“这位，这位林深同学就是菲菲新签的艺人。”



检边林食指在酒杯边沿滑了半圈。没什么多余的话，一个字也没有，就是顺着她的手指，象征性地去看那个大男孩一眼。然后，继续看她。

谢斌倒是笑了：“我是不是见过你，以前？你不算纯新人？”

林深内敛地笑道：“是见过，在澳门。”

“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”

“这次我去澳门，就是为了说服他和我签约。”童菲补充。

林深过去曾被制片人签下来，却因为制片人越混越差，一直没什么戏上。后来解约回家去卖猪肉脯，倒是过得不错。童菲偶然拿到他的资料，千辛万苦去了好几次澳门，屡次登门劝说，甚至约了对方父母，才算是把他签下来，带去北京重点培养。

谢斌清了清嗓子：“这么说吧，我想和你们工作室合作。”

童菲打了个磕巴：“合作？”

完全是意料之外。连开出来的条件都非常诱人。

“我们公司买了几个大版权，要捧新人，”谢斌说，“我想要请你们工作室的编剧写剧本，检边林就是主演，除了带我们公司的新人，你们可以挑一个戏份多的男三，给这位林深。”

童菲咳嗽了声，脸都激动红了，检边林最近都不接电视剧了，一心拍电影。如果肯接，那一定是超级大制作，特别容易捧人。能跟着检边林演戏，最差也能混个大众脸熟！

这顿夜宵真是吃得皆大欢喜。

饭后，大家作鸟兽散，检边林自然就独自开车把她送回了家。

初见为了发展事业，独自在上海租了房子，爸妈时常从杭

州来小住，替她改善改善生活。于是检边林理所当然地拜托初见妈妈给自己也租了房子，算是个落脚地，房子就在她对门……

于是避无可避，初见和他一起回了家，开门时母亲看到检边林，立刻将他拉进去小坐。

初见累得不行，钻回自己房间去了。他在餐厅坐着休息，被初见妈妈发现生病后，硬是塞了点感冒药让他吃下去，还又是端热水，又是嘘寒问暖的，倒像是见着了亲生儿子。

“累吗？生病了还要演戏？”初见妈妈在他对面坐下来。

检边林摘了帽子，头发软软地、凌乱地贴在额头上，他的视线里始终有初见卧室那扇紧闭的门：“阿姨，没关系。”

初见妈妈叹口气，说：“还说没事，看看，都累瘦了。”

“他们做艺人的瘦是为了上镜好看，”初见趿拉着棉拖鞋，举着手机从客厅经过，去厨房找果汁喝，“他要是胖了，减肥更痛苦。”

她说着，打开了冰箱。

“检边林在你们家？”童菲还沉浸在今晚大事谈成的兴奋中，听她这么说立刻感慨了，“哎，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作为掏心掏肺有今生没来世的死党，你能不能悄悄告诉我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发现大冰箱里的饮料没了，走出去。

初见拍了拍检边林坐着的椅子，示意他往前点。

检边林看了她一眼，向前拉动椅子，她蹲下，打开小冰柜。

电话那头清了清嗓子，又咳嗽了两声，非常暧昧地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和他以前……那啥过没？”

“……嗯？”



初见装傻，伸手在冰箱里乱翻，完全忘了自己要翻什么。

她果断按了挂断键，丝毫不给童菲再发声的机会。

身后，检边林同一时间侧过身子，探出手，从冰柜第二层的小格子里抽出一瓶西柚汁，塞到她怀里。这是她最爱喝的。

初见嘟囔着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和他目光交错。

她发誓，他一定听到了……其实，那啥是肯定没有的。可，还是让她想到了一些不该想到的画面。那年两个人坐轮渡过江，好多人，摩托车自行车的都推上来，她和他被挤到角落里，和爸妈还有他爸爸隔着层叠的人群。就在她紧张身上簇新的棉服会不会被右边车轱辘蹭脏，就毫无防备地被他遮住了视线。当时的感觉……嘴唇湿漉漉的，被咬住……

初见果断地把西柚汁放回去，抽出最讨厌的胡萝卜汁，走了。

整晚她都没再出房间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爸妈就说要回杭州给爷爷扫墓，她翻了个身，想继续睡，没想到被妈妈拖起来，交代她厨房里放着鸡汤。顺便，还告诉她，检边林是坐下午的飞机走，中午可怜巴巴地没人给他做饭，要初见把鸡汤热好了把他叫过来，两个人一起喝。

“不要，你现在就送过去吧，都给他，我不喝……”她表达抗议。

于是爸妈一人一句，开始数落她不懂事。最后说到她求饶，他们才终于走了。结果，她一觉睡到十点多，爬起来，抱着一堆脏衣服从卧室出来，厨房里分明就已经有个很高的人影，在用凉水洗脸……热腾腾的鸡汤被放在小吧台上。

电视是打开的，声音很小，正在放《中国好声音》的重播，